

四幕七場新歌劇

李順達

陳 仁 友 編劇

張 沛 方 冰 配曲





四幕七場新歌剧

李 順 達

陳 仁 友 編 劇
張 沛 · 方 冰 配 曲

新文藝出版社

· 1951 ·

全國農民的旗幟——李順達

李順達的西溝村，在山西省的平順縣，一進了那條溝，就可以看出一片新農村的氣象：一層一層整齊的梯田，綠的一片片的新樹林，滿山的牛羊，到處是新房子。要是過個年節——嘿！人人是新衣裳。抗戰以前，全村有耕地一百七十一畝，倒有一百一十四畝是租種外村地主的。現在全村已有耕田二百二十四畝。全村每畝產量已超過戰前水平百分之七十七點五。李順達互助組就超過戰前百分之九十五。全村耕畜已由戰前十五頭增至四十三頭，羊由戰前五十隻增至一百二十七隻。全村荒山造林二百八十畝，新蓋房屋五十餘間，家家有餘糧，小孩都上學。李順達家十二口人，每年收入，合計糧食共達八十石以上。全村二十戶，十九戶全參加互助

組。這個小山溝戰前除了地主收糧來以外，誰也不到那個窮山溝去，現在參觀訪問的一個接一個。女人一看有穿制服的來了，就問：“是去順達家吧？”

但是，在共產黨沒來以前，卻不是這樣。自然條件很不好，山高石厚，土地瘠薄，所謂“金、木、水、火、土五行俱缺”。二十戶人家分住四個小溝岔裏，年產二百石就交地主百石以上。糠是最主要的糧食，衣服破了不能補，挽個疙疸。二十戶幾乎全是逃來的難民。

共產黨來了，李順達非常銳敏的認清了時勢，他想：“我得跟着共產黨走，得聽他的話”。四二年平順遭了旱災，羣衆生活簡直沒有辦法，當時，李順達積極響應了黨提出的“組織起來生產自救”的號召，四三年春先組織了一個六人的互助組，以實際行動提高了羣衆的自信。互助組很快的發展十六戶，共分三個組，李順達被選爲大隊長。並且發動互助互借，全村順利渡過荒年。

互助組的算工科學辦法，是李順達與全村農民在工作中一點一滴體驗出來的。許多互助組的垮台往往是因爲這個問題處理不好。李順達在一開始就抓住了這個重心，因此他的互助組不但鞏固起來，而且吸收了婦女在內，克服了四五年以前由於戰勤繁忙，農民勞畜

力缺乏的困難。李順達互助組用活的事實，完全證明了毛主席早就說過的：“組織起來是由窮變富的必由之路”。尤其是最近二三年來，李順達互助組用活的事實，完全證實了黨和政府所提出的號召——把互助組與提高技術、發展農村副業、供銷合作社三者結合起來，是發展農村生產力，繁榮農村經濟的正確方向。他採用新式農具來耕作，採用科學的方法來選種，防除病蟲害等總是最早。利用剩餘勞力發展副業成績最好。互助組員又都是合作社員，合作社與互助組密切結合。他的家庭是民主的、和睦的，有了問題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他母親郭玉恩掌握這個最得手，家裏大大小小每天誰都是高高興興的生產，能團結，有了困難大家想主意。在全村李是村支書，領導他母親；在家裏李母是黨的小組長，領導李順達。所以郭玉恩同志去世時，中共山西省委送她的挽聯上寫：“為人民服務的母親教育了為人民服務的兒子”。

李順達的家庭是民主家庭，互助組用的是新型的先進的生產方式，全村向他學，結果窮溝變成富溝，荒山變為寶山。他們現在每一戶已經普遍趕上甚至超過富裕中農了。而且他們互助組裏，已經有了公積金和公共財產，作為擴大互助組的集體生產事業和相互救急

之用。這種因素的繼續發展，將更加便利於走向集體化的偉大目標。

李順達訂了三份報紙，時時關心國內外的大事，把生產與政治結合起來。從外貌、內形看他，簡直就像一個部隊上的政委——又大方又親切。他不像有些農民那樣保守。由於積極學習政治，眼光放寬了，看遠了，覺悟非常高，十分相信羣衆的力量。在獲得毛主席親筆題字“生產戰線上的模範”以後，一點也不驕傲。

今年三月，李順達互助組首先響應全國農業工作會議關於開展全國性的愛國豐產運動的號召，向全國各地互助組提出保證今年農作物豐產的挑戰，得到全國各地勞模和互助組的熱烈響應。李順達的名字傳遍全國。

在抗美援朝愛國運動中，李順達更是積極非常，選上了村抗美援朝會委員，經常舉行座談，學習時事，把愛國的勁頭用到鋤頭上去。

我這個劇本於去年十二月寫成，山西省人民政府為此頒發了甲等文藝獎。當我接到獎時，我曾這樣想過“實際寫這個劇的，是李順達他自己呀！”榮譽應當屬於毛主席、共產黨，全國農民的旗幟——李順達。

作 者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四日

目 次

全國農民的旗幟——李順達.....1

第一幕.....3

第二幕.....21

第三幕.....45

第四幕.....68

曲 譜.....108

人 物 總 表

李順達 (簡稱李)

順達娘 (簡稱娘)

李 妻 (簡稱妻)

李富達 李二弟 (簡稱富)

李貴達 李三弟 (簡稱貴)

李存達 李四弟 (簡稱存)

郭柳英 富達妻 (簡稱柳)

王補巧 存達妻 (簡稱補)

李菊仙 李大妹 (簡稱菊)

李改仙 李二妹 (簡稱改)

李廷仙 李三妹 (簡稱廷)

牛永清 李鄰 (簡稱牛)

牛 葵

馬海星 佃農 (簡稱海)

海 葵

海 女

馬玉興 佃農 (簡稱玉)

王來富 佃農 (簡稱王)

路文全 佃農 (簡稱路)

村 長

馬 樓 地主 (簡稱馬)

郭兆海 狗腿 (簡稱郭)

縣 長

勞 甲

勞 乙

勞 丙

第一幕

時間 一九三〇年春。

地點 平順西溝村李順達門前。

佈景 台左一孔破窖，門窗皆無，不像有人居住，旁邊是棵小樹，窖後是山坡，窖前是條沿山的小路。

人物 李順達 十六歲，心上像壓着石頭似的沉默而深沉。

順達娘 四十六歲，飽經風霜。

李貴達 十歲。

牛永清 四十二歲。

馬樓 三十三歲。

李富達 十四歲。

馬海星 二十四歲。

開幕 悲慘歌聲傳來，夾雜風聲。

歌（第一曲）

窮西溝，窮西溝，
西溝人民淚常流，
田少糧食打不多，
地主租子交不夠。

李順達慢吞吞的從小路上來，在窖前站住拭汗。

窮西溝，窮西溝，
西溝人民常年愁，
死人逼得無處埋，
活人逼得沒路走。

李茫然四顧，無所憑倚。

窮西溝，窮西溝，
西溝人民是馬牛，
吃糠嚥菜受盡了苦，
長長的日子沒有頭。

李搖搖頭，嘆了口氣，又低頭慢吞吞的向上坡走去。

窮西溝，窮西溝，
山高土少盡石頭，
開荒人兒胳膊酸，

受苦年月何時休？！

隱約可見李又在那裏開荒。

窮西溝，窮西溝，
窮人種地富人收，
眼淚流乾心愁碎，
死後屍骨到處丟。

風越大了！李開荒的樣子像要被風吹倒似的，小樹也東倒西歪的，十分孤獨可憐。

順達娘抱着三歲的存達，拉着貴達，還提着個小紡車，慢慢走上，一身塵土，疲憊異常。

風吼着，順達娘焦盼地四下的找着。

娘（悲悽的唱）（第二曲）

西北風，
陣陣緊，
腰酸腿困飢難忍。
聽說順達在這裏，
左尋右找不見人。

小兒被一股風吹醒，哭了起來。（奏第三曲）

娘（哄孩子）嗯……孩不哭……嗯！嗯……

抱着剛哄好，走着的又闖開了。

貴（坐在地下拖住娘）娘，我餓！早就餓了！餓得走

不動啦！

娘（又四下張望後，安慰貴）孩啊！就快到了！

貴（又哭又鬧）不，我不走啦！

娘乖孩子，不哭，找着你哥給你買大餅子吃。

貴我哥哥在哪兒呢？

娘（向上裏叫）順達！順達！

貴娘！這地方真比咱們河南好嗎？

娘好！（又叫）順達！順達！

貴在這兒就不吃糠了，娘？

娘不吃了！（又叫）順達！

李（聽見有人叫）嚷！誰叫哪！

貴那邊有人。

娘那是你大哥吧！（叫）順達！

李嚷！在這兒哪！你是誰呀？

娘順達！是我呀！

李是娘來啦！娘等我下去啦！

娘（吁了一口氣）可算找到了！（坐下）

李從山上下來，貴跑去拉住。

貴大哥！大哥！

娘順達！可找到你了！這地方找個問路的人都沒有！

李娘！你們來了。（拭汗）

娘 你爸上晉城了！家裏實在沒有辦法，我和貴達存兒
先來啦！菊仙改仙還在後頭呢！（稍停）富達哪兒
去了？

李 後山打柴呢！

娘 咱租的地都在哪兒哪？

李 地……（欲言又止）

娘 地好不好？

李 唉！（唱第四曲）

自從上山到這邊，

過了年才租下這坡山，

娘 就這一片荒坡？

李 （唱）

山上荒坡這一片，

坡地共有五畝三，

娘 一共多少租子？

李 （唱）

就是這些坡和地，

租米大斗整九石，

娘 （驚）啊！那麼些哩！

李 （唱）

光繳租米還不算，

還有杏仁山藥蛋。

娘（吃驚、喪氣，愁心）還打下來還不够給人家哩！
咱可怎麼活呀！

李（唱）

我爲此事腰跑斷，
好容易才租上這坡山。

娘 咱們不會到別處租去，還非上他這租呀？

李（唱）

那裏出租也少不了，
窮人到處受艱難。

娘（絕望的唱）（第四曲）

在河南只說山西好，
誰知這裏也一般，

李（唱）

沒法祇得這樣過，
湊合一年，說一年！

娘 哎！就這麼瞎過吧！咱們家在哪兒呢！

李 家？這個窩就是咱家呀！

娘 就是這？

李 可不，這就頂到了院裏啦！（起奏第五曲）

娘（悽楚地）咱們的家！

李 （聲音比娘更低）咱們的家！

娘 一棵矮樹！

李 一棵矮樹！

娘 兩孔破簷！

李 兩孔破簷！

娘 （哽咽）咱們以後可該怎麼活呀！

貴 娘！我……

娘 孩子早就肚餓了！你……

李 我……（爲難的）我上鄰居那兒……

娘 在自己家吧！好壞弄些算了！

李 自己家！連個鍋碗都沒有哇！糧食根本就不多！你們一來怕又不够了！我和富達每天就是到別人家借炊火吃呢！今天還得想法借點去！（說完移動腳步，向山下走來）

貴 娘！我餓！我餓，大哥怎麼走了！還不給我吃東西呀？

娘 好孩子！別鬧！大哥給你拿吃的去了！弟弟睡着了，別吵醒他，去咱家（指寨）給存兒拿條被子來！

貴 噫！就大哥來時帶的那條？

娘 對！快去拿！

貴 （入寨又出）娘！沒有被子。

娘 被子也沒有啦？！

貴 就是兩堆爛草，裏邊還沒外邊暖和呢。

娘 唉！

存兒又哭了。

娘 （哄）嗯！……嗯……

牛永清上。

牛 （眼直勾勾的看娘，走過來）小孩哭！我說那麼耳生，原來又來了一家，你就是順達娘吧！

娘 對！你……

牛 咱們是街坊，你看（指）那個破窯就是我的家，

貴 就是那個？

牛 可不！看着就像早就沒人住了似的！其實我在那已經住了三十多年了。

娘 你今年……

牛 我！四十一歲啦！

娘 才四十一歲？

牛 不像是不是！？唉！住在這兒的人都老得快呀！

娘 聽你說也像咱們河南人！

牛 嗯，河南人，這一條溝差不多都是咱們河南人逃難過來的。

娘 是嗎？那好極了，都是老鄉！

牛 都是窮老鄉，住在這兒你連一顆米粒也借不出來